

落帆樓文集

落帆樓文集卷四

烏程沈 垚敦三

後集一

史論立名篇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非君子所不尚也
後世病國之人妄託徇名尤之者因謂好名同之好利
斯言過矣夫所謂名者功德之符非崇飾虛名之謂也
彼病國者正唯不知有功德而誤有所徇耳烏有徇名
而國反病者乎古今治亂之故繫於當時之好尚周漢
而下大概人爭立名則世治人爭殖利則世亂西京盛
時爭爲長者名東都則以至行過人爲名唐之士大夫

以功業濟世爲名宋之士大夫以節高古人爲名名不一而致世治則一以濟世爲名則隨時隆汙惠澤必思及下故其功豐以節高爲名則遇賢主天下受其福遇庸主一已守其潔故其望峻功豐則拯生民之厄天下樂而安之望峻則立臣道之則天下仰而象之二者雖異有裨于世道人心則一也且夫元起沙漠兵威窮天之畔所夷滅無算而宋獨後亡憲宗傾國之力大舉攻蜀自謂平在旦夕矣而殞于釣魚山則宋士大夫崇名義厲廉恥之效尤有不可沒者憲宗兵力過於鄧艾邢巒奚管數十倍而王堅等竟抗拒不下迨後臨安降而萬州上官夔合州張珏猶致死弗去也堅等備禦之

策應變之方較之羊侃之守臺城韋孝寬之守玉壁臧質沈璞之守盱眙張巡許遠之守睢陽必有可匹美者惜史策諱而不書後人無由知耳豈非宋之弱而不可亡實士大夫砥礪名節之效哉豈非士爭立名則天下治哉若夫殖利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戰國之人好利而焚坑之禍起魏晉之人好利而劉石之禍起後魏宣武後朝士多貪鄙而河陰之禍起唐大中後令狐綯以賄用方鎮而龐勛朱溫之禍起宋之君子務高于古人宋小人之所爲亦禍酷于古人古人好利之禍及于一時熙豐小人貪利無恥之禍延及敵國金初本涖樸後乃遇事觀望不正言得失以迄于亡推其風俗敗壞之

由畏罪不敢言之故實由田穀黨禍之所致田穀獲罪則宋六賊遺孽蔡松年之所爲金章宗詔曰自田穀黨事之後居官者以爲戒惟務苟且習以成風豈非金之亡又宋六賊遺孽亡之乎夫熙豐小人不過求好官不顧人笑罵耳而其禍敗乃至于此嗚呼酷矣宋兩宮之北也禍慘于石晉金崔立之翻城也禍更慘于靖康嗚呼酷矣

史論風俗篇

夫天下之治亂繫乎風俗天下不能皆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風俗美則小人勉慕于仁義風俗惡則君子亦宛轉于世尙之中而無以自異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厲風

俗爲先務昔者漢之風俗美曹孟德壞之唐之風俗美李逢吉壞之宋之風俗美王安石壞之明之風俗美張璪桂萼壞之劉石之亂孟德敗之也五季之亂逢吉敗之也宋失中原君子之免于難者隨高宗南渡不得免者沒死北土其仕于金者率皆六賊遺孽也六賊遺黨金之正士孟浩田穀之徒皆薄之蔡松年者宋燕山守將蔡靖子也求結于穀不得則起黨禍以殺正士而金之風俗壞矣松年諂事宗弼又結張浩浩及子汝霖相繼爲宰輔故世宗章宗雖習知田穀之冤不能昭恤之以激厲風俗迨汝霖死始復穀官則正氣銷亡已久矣史言浩在海陵時不敢與宦者抗汝霖通敏習事凡進

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爲說故言不忤而似忠世宗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材與圖治而汝霖等依附苟且無所薦達及章宗卽位詔尙書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穀等皆忠正之士小人以朋黨陷之由是得罪世宗以孟浩爲右丞當時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贈其議以聞汝霖奏曰穀專權樹黨先朝已正罪名莫不稱當今追贈官爵恐無懲勸章宗乃止豈非金之風俗松年及浩父子壞之乎史又言金自宣宗遷汴後爲宰執者習爲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養相體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當奏者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所用

必擇慎熟無鋒銳易制者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
下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因循苟且遂至亡國嗚
呼世宗金之賢主而所任者乃張浩父子則安得不陵
夷至斯極也且夫宋之立國寬寬則賢不肖迭起相勝
故高宗後猶得保偏安之局金之立國猛猛則君子一
不勝天下皆化爲小人故以世宗之賢不能得賢相以
遺子孫亦其勢然也然則宋無六賊金不得有中原亦
宋無六賊金可不卽至于亡矣自宋王安石引用小人
至金天興之季中原幾無遺噍而禍始息於是江漢先
生趙復魯齋先生許衡奮起于大亂之後拯救于焚溺
之餘遂盡革金季惡俗以開元明之治二人或仕或不

仕而關繫世運則一也明太祖嚴刑峻法誅斬朝士如
草芥而天下不叛者宋元諸儒講學之功也成祖靖難
之修正士皆盡乃不數年而士氣復振者亦宋元諸儒
講學之功也講道論德之風久而成俗民無異志士無
異習故雖法慘于上而猶俗醇于下自宣德至正德奄
寺佞倖屢汙朝政而風俗不衰嗚呼宋元諸儒漸漬數
百年乃克有此斯豈易覩也自大禮議起張璁桂萼諸
小人乘時竊政于是新進少年皆奔走阿附希圖富貴
而風俗大壞風俗一壞則圖富貴之不肖日多一日趨
附之術日工一日無忌憚之心日肆一日于是嚴嵩出
則附嚴嵩齊楚浙三黨出則附凶黨逆闖魏忠賢出則

附逆闖溫體仁出則附體仁而明亡矣生祠之建孩兒
之稱九千歲之祝極史策未有之羞而崔呈秀魏廣微
輩恬然安之雖人之無良苟風俗不大敗亦何遽至斯
非有喜諛惡直倒置冠履之世宗則祖宗朝風俗極厚
亦何遽殲敗而馴至于斯非有璫萼輩逢君之惡世宗
亦安得不願清議而遽傾倒若斯然則明之亡雖亡于
崔魏周溫而推原禍始張璫桂萼實罪之魁矣且夫是
非得失使人得議者不至亡國不使人得議者則害必
深中于人心風俗必潛壞于不覺故其禍不至亡國不
止正德前小人屢杖正士天下皆議其惡故風俗無傷
大禮一議則世宗自挾天子得制禮之權裂冠毀冕泯

棄民彝雖有知禮之人不敢開口而不顧是非之徒畧
一附會卽加顯擢風俗安得不大壞而漸至于亡也夫
元祐諸君子直言正論人主憚之羣小恨之松年汝霖
揣探主意之術人主忠之同僚諸之熟習世故之人孰
不爲松年汝霖而肯爲元祐諸君子也然用元祐諸君
子則宋可以不亡用松年汝霖則金之禍難極于天興
之季世但知王安石禍宋而不知并以禍金但知明之
亡亡于崔魏周溫而不知實始于璫萼但見明季朝士
水火相爭不推攷源委反致誚于講學是不知宋明之
不得遽亡實講學之效而松年汝霖揣探主意之術其
禍敗乃若斯酷也嗚呼可以鑒矣

泥水攷

漢書地理志北地郡歸德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郁
郅縣泥水出北蠻夷中郡屬又有泥陽縣洛合渭以入
河泥入涇洛東泥西洛大泥小東漢後羌胡雜居郡縣
徙廢泥水漸至茫昧水經涇洛諸篇至宋又亡遺文墜
簡僅散見一二於諸書所引而太平寰宇記爲多顧其
中引酈注泥水之文今本譌作洛字不可不爲辨正慶
州安化縣白馬水出北塞夷中水經注云洛水南經尉
李城東北合馬領水號白馬水合于渭谷北川與合水
縣相接按此句非酈注本文隋志合水縣開皇十六年
置道元時此地但爲鎮防不立郡縣隋合水乃
今安化縣非寧州定安縣洛水按水經云一名馬領川
今合水縣也

水酈道元注水經云洛水又南經柤邑故城北與柤陽

合珊瑚谷水水經云珊瑚水東南至柤邑入洛此三條

洛字皆泥字之譌泥洛二水中隔子午大山元和郡縣志寧州真

寧縣西北至州七十里子午山在縣東八十里子午山襄樂縣

西南至州六十里秦故道在縣東八十里子午山舊名翟道山在

華池縣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子午山縣西四十五里太平寰宇記坊州升平縣子午水在縣

北一百里出子午嶺東南流入中部縣合沮水縣在州

西九十里山北自華池南至升平真寧幾三百餘里山

東鄰坊等州山洛水出唐慶州洛源縣北三十里白於

西慶寧等州山洛水出唐慶州洛源縣北三十里白於

山縣本漢歸德縣地元和志縣西南至州二百七十五里東南流過延州

金明縣西南縣本漢上郡高奴縣地元和志縣東南至州四十八里後魏

太武帝於此置廣洛縣隋仁壽四年以太子名廣改爲

金明縣按金明故城在今延安府安塞縣北元和志寰

宇記俱不言金明縣有洛水然洛水逕今安塞縣

西又後魏置縣以廣洛爲名則金明有洛明矣又南

過敷政縣西元和志縣東北至州一百五十里寰宇記

敷政故城在安塞又東南過鄜州甘泉縣西本漢上郡

縣南一百二十里元和志縣南至州七十五里宋初改鄜州甘

雕陰縣地泉縣屬延州寰宇記縣在州南七十一里洛

水在又東南過其縣南山夾土石在洛水西二百步阿

伏斤水川在縣南二十九里源出大盤山東南姚險谷

流入洛水阿伏斤者夷虜名也按元和志鄜州直羅縣

東至州一百里大槃山在直羅西北甘泉東南又東南過

里即此大槃山也山在直羅西北甘泉東南又東南過

洛交縣東洛交唐鄜州治元省縣入州元和志鄜州東

在縣南一里按據元和志則水在州城南今水在州城

東豈洛水改道敷寰宇記云洛交水在縣南一里洛水

交會之所則縣南之水似指華池水黑原水與洛水相

會之地而言古人言南包得東字三水交會之所在縣

南從北而來之洛水則在縣東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又漢志上郡雕陰應劭曰雕山在西南元和志漢雕陰

縣南三十里則山在漢縣北不得在西南必有誤 又東南過三川縣東洛川縣

西三川本漢左馮翊翟道縣地洛川本漢左馮翊郿縣

地元和志三川縣東北至州六十里以華池水黑原水及洛水三川同會因名洛川縣西北至州六十里以

縣界有洛又南過坊州中部縣東郿城縣西中部亦漢

翟道縣地中部縣唐坊州治元和志坊州北至郿州一

郿州三百十里東北至丹州二百六十里寰宇記洛水

在州東四十里從郿州洛川縣西南入中部郿城二縣

過入同州白水縣翟道故城在縣西北四十里郿城縣

唐屬坊州元和志郿城縣西至州一百里宋屬郿州寰

宇記郿城縣在州自此以下由同州華州合渭入河泥

東一百二十里水源出慶州延慶縣西北夷中南流過其縣西縣本漢

北地郁郅縣地元和志縣南至州四十里武德六年置

年改名又南過順化縣東合水縣西順化亦漢郁郅縣

延慶

地合水本漢北地畧畔道地順化縣唐慶州治元和志

十里西至原州三百四十里北至鹽州五百七十二里

隋開皇十六年于今州城西南一里置合水縣在馬領

白馬二水口因以為名武德二年改為合川貞觀元年

改宏化天寶元年改宏化至德元年改順化寰宇記皇

朝又改宏化周地圖記云郁郅城今名尉李城在白馬

馬領兩川交口注水經云尉李城亦曰不窳城元和志

今州理東南三里有不窳故城州里即漢郁郅城也漢

不窳在順化縣東二里按據元和志則唐之州城即漢

郁郅縣城而隋之合水故城在其西南非漢郁郅城矣

據寰宇記所引周地圖記似郁郅城即隋之合水故城

非唐之順化縣城然隋城與唐城相去僅一里唐之州

城亦在兩川交口則謂郁郅故城是唐城非隋城亦可

惟據水經注泥水南經尉李城東北合馬領水是尉李

城實在水南唐之州城乃在水北則不合耳合水縣唐

屬慶州元和志縣西至州五十里本漢畧畔道之地在

今縣西南三十八里故城是也武德六年置蟠交縣以

城臨大小樂蟠二水交口因以為名天寶元年改為合

水縣按今合水縣東有建水西有北分河流合焉因曰

古之大小樂蟠二水乎馬領水自西來注之水出方

渠堡西北馬領山東南流過其縣西又屈過其縣南方

渠堡北

元和志縣東南至州一百八十里景龍元年置

縣所置方渠堡按方渠縣五代時廢為鎮晉天福四年

於方渠鎮置威州又置通遠縣為州治周廣順二年改

曰環州元省通遠縣入州明降州為縣屬慶陽府馬領

山在安化縣北西接環縣馬領水即今環河北出青岡

峽峽在環縣北唐開元四年張知運破突厥叛戶于青

岡嶺即此馬領山自環縣而東青岡即其支阜非異山

也環縣東南至府一百八十里與唐方渠縣至慶州里

數合則環縣城即唐方渠故城也又縣南有方渠城當

即元和志所謂方渠堡又東南過同川縣北馬領縣南

同川亦漢郁郅縣地馬領本漢舊縣屬北地郡

元和志

東至州八十里隋義寧三年分寧州之彭原縣于縣西

南十五里三泉故城置三泉縣寰宇記唐武德三年自

三泉故城移於今所為同川縣因同川故城為名皇朝

乾德二年并入安化又元和志馬領縣東南至州六十

七里隋大業元年分合水縣于此置馬領縣復漢之舊

名以縣西一里有馬領阪因名寰宇記馬領山俗名箭

括嶺與青山相連互縣西一里有馬領陝左右帶川相
傳漢之牧地也又有水出縣西北注水經云與青山水
合按此水經注又東南過順化縣西又屈過其縣南寧
一條亦泥水文

州彭原縣北東入泥水

元和志彭原縣南至寧州一百里木漢彭陽縣地在今縣理西

南六十里臨涇縣界彭陽故城是也因彭池爲名原南
北八十一里東南六十里按寰宇記作縣在州西北一
百里今馬領水流至慶陽府城西爲西河泥水在府城

東爲東河彭原故城在安化縣南去安化城三十里寧
州明始屬慶陽府今州北泥水於是有白馬水之稱

少西至府一百五十里
經注合馬領水後始號白馬水而元和志於延慶已有白馬之目是以下流之稱被之上流矣又通得

馬領水之稱

今東河西河合而下流名曰馬

泥水又南

過樂蟠縣西寧州彭原縣東

元和志樂蟠縣北至慶州三十二里本漢畧畔道地

今縣北五里畧畔故城是也義寧二年分合水縣置樂
蟠縣屬宏化郡取樂蟠城爲名也又畧畔故城在合水
縣西南三十八里樂蟠縣理北五里按畧
畔樂蟠皆指此城方言譌舛故不同耳

又南過豐義

縣東

元和志縣東南至寧州八十里本漢彭原縣地今

縣置豐義縣按寰宇記縣在州西八十里開寶元年改

為彭陽縣以地望準之當為漢義渠縣地自豐義西至

臨涇據寰宇記原州下所列八到五十五里臨涇唐屬

涇州宋為原州治今涇州鎮原縣也豐義故城在鎮原

縣東又南過定安縣西縣本漢北地郡義渠夏泥陽等

縣地定安唐寧州治元和志寧州東至坊州三百二十

里西北至慶州一百三十里南至邠州一百四十里寰宇

記西北至涇州臨涇縣二百三十三里東北至鄜州直

羅縣三百八十九里元和志漢泥陽縣今縣理東南十

五里泥陽故城是也後魏太武帝置定安縣在今縣理

西北三里定安故關自開皇三年移縣入廢趙興郡理

屬鞏昌府明初改屬慶陽府今州北少西至府一百

五十里義渠故城在州西北大夏故城在州東南

南過定平縣西按縣於漢當為泥陽也居二縣地今七

縣北至州七十里大業十年于此置棗社驛武德二年

于驛置太平縣其驛移出城北宋隸邠州寰宇記縣在

州北六十里又南過邠州三水縣西北縣本漢右扶風栒邑

縣地元和志寧州南至邠州百四十里三水縣西南至

東二十五里卽漢栒邑縣古邠國也寰宇記後魏初于

今縣西二十八里置三水縣屬新平郡大統十四年移

縣于今邠州西北十五里白馬堡隋開皇三年移理于

今邠州三里新平故郡城大業元年自故郡城移于今

理又曰古豳城在龐川水西又曰今縣東北二十五里

邠邑原上有邠邑故城卽漢理所按今慶陽府正寧縣

南三十里卽邠又南至新平縣入涇水縣本漢右扶風

州三水縣北界漆縣地新平唐邠州治明省縣入州元和志東至奉天

記西南至鳳翔府一百六十二里元和志攷諸記注漢

之漆縣卽今州理是也後魏于今縣之西南陳陽原上
置白土縣隋開皇三年移白土縣于今州城中四年
改白土縣爲新平縣涇水西北自宜祿縣界流入
泥
洛二水雖皆發源慶州而下流之相去三四里以元和
志寰宇記二書攷之慶州東至鄜州三百九十里洛水

已經鄜州東矣焉能西行經慶州之尉李城邠州東北
至坊州三百十里洛水又在坊州東四十里焉能西行
經邠州之栒邑故城而合珊瑚谷水此卽地形洿下可
以任水所之亦斷無忽西忽東之理況子午山隔絕東
西崇岡峻嶺直接甘泉九嶷尤不能越之而西乎此其
爲泥水之譌無疑惟華池縣在慶州東北一百五十里
子午山在縣西四十五里寰宇記曰子午山一謂雞山
水經云有烏雞水出焉西北注於洛水此則水之出山
東西不可知出山西則注泥出山東則注洛就西北流
斷之當以出山西注泥爲近洛水似亦當爲泥水但寰
宇記文字多譌東西之字誤謬尤甚注洛注泥未得明

證則終不敢懸斷耳

家譜序

先世自嚴墓遷曹村西港族曾王父陸宣先生與羣從兄弟輯爲宗譜其時嚴墓舊支世系已不可攷僅載曹村子姓而已譜成于雍正十年迄今又九十八年矣吾家故貧賤數十年來益衰替繼嗣多絕卽不絕亦空乏不能自存子孫數典忘祖堯奔走衣食無暇增輯舊譜乙酉之秋仲弟筠始奮欲增輯之咨訪軼事于族兄翔鳳與共論定世繫書未成弟遽以療疾卒未半年而族兄又歿又二年而族兄翔鶴亦卒於是族中遺老皆盡無有能道舊事者矣今檢亡弟遺稿先所定世繫又頗

有散軼再加訪輯錄成三卷舊譜分爲七支支皆備載
名字年壽及戚黨今則合族子姓皆不能自詳堯力又
不能爲之詳故所增輯僅詳本親而於他支從畧勢使
之然非有意增減之也嗚呼使族兄猶在遺老猶存所
載寧僅止于是然使無亡弟遺稿堯又何據而能爲是
夫爲譜而至于不能詳直與無譜同然竟無譜則祖考
之遠近子孫之親疏皆將如嚴墓舊支之不可攷矣故
不辭固陋而增輯之如此

書盛眉庵唐述山房日錄後

堯之從祖世母眉庵之從母也以姨子時往來從母家
又從家大人受經故堯童時卽識眉庵其棄賈而就學

也依於舅氏其從舅延張鐵夫先生課從子及子因亦從先生學旣聞先生緒論眉庵以單寒孤苦而能自拔於俗者先生之教也初述詞賦甚獲時譽卽盡棄之而潛心于經史曰士不當爲藻飾無用之言數年學益進境益苦而峻潔之心堅定之守益嚴厲峭拔稜稜露風骨飢則閉門餓不外求人遇同志仍忼慨論古今事不稍倦嗟乎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眉庵庶幾其人乎設使所遇之困厄不至如剝膚之迫雖耗心血於讀書稽古亦斷無死理所以死者搜討旣勞其心飢寒又傷其體故也可勝痛哉堯稟最愚下藉友朋以自植而所得于眉庵爲多獲受益于有道先生每眉庵爲之介家事亦

往往咨而後行。堯不可一日無眉庵也。辛巳壬午堯在里中與眉庵往復最勤。後以飢驅不獲時時見見則謂堯曰子近日講求說文音韻意欲免俗不知此正俗學也。又謂孫愈愚曰子教材本不小今日之爲所謂匠人斲而小之也。堯爲之爽然。是時堯家多故氣不振眉庵曰天無厄人之事不可效小人之戚戚以自厄。嗚呼此可以徵眉庵之所守矣。堯深有媿于其言也。眉庵謂著書不可太早。故生平讀書甚勤。鈔錄前人成書甚多而自著甚少。卒後紀師泉定其日記之可留者屬堯編次。堯錄爲四卷。倘天假以年所成未可量茲之所錄。安知非其所不欲存者。今則舍是無以見眉庵矣。而堯深恨。

以童稚之交直道規切之友所賴以扶植者而竟困厄以死也則壺又何望哉

重修徐侯齋先生祠記

明遺民長洲徐侯齋先生於國變後隱于天平山麓上沙村所居曰澗上草堂歿後爲富家所有門人吳江潘檢討耒贖歸言之巡撫商邱宋公擘改建先生祠其後傾圮嘉慶元年吳江徐待詔達源重修之兼置田以奉祭事十二年又與其徒趙緣爭筠增築外垣規制廓于其舊是時待詔家已中落而急于名義如此迄今三十四年矣向之所修者又剝落頽毀而待詔家益貧乃謀與好義之士共任完葺之事而屬記于余我

朝褒卹前明死節之臣凡抗顏行拒

國命者皆深許其忠專諡通諡照耀史策所以勵忠節示臣則也先生屏居榛莽不接世事無拒命之迹故轉爲褒揚鉅典所不及而不屈身以繼父志忠孝大節實與亡身湛族者同風勵百世是故專祠之設亦推行國家激揚忠義之意不可廢也好義之士敬遵

國典以時修其祠宇弗使圯毀於以昭

朝廷褒崇之美於以見閭里風俗之厚使過其地者瞻拜祠下凜然於先賢之志節而勃然興起豈不於人心士習大有裨哉宜待詔之屢爲修治而不能自己也余與待詔有舊其勇于行義也久欽于余心又以忠臣志

士之祠與廢繫于風教事似緩而實急故記之以告來者

與徐星伯中書論地理書

星伯先生閣下首春曾肅手書并奉繳去歲薦函想蚤得達三月中接到惠示安瀾志案語一冊珪深歎獎引曲成若先生真不後古人而自以愚昧過蒙大君子期許爲可媿也受讀畢竊謂案語亦經後人增損非盡戴書之舊故攷證處或未明晰或明晰矣又雜引他書亂之如木馬水源委不明

白馬山有二一在孟縣東北一在忻州西南據吳任臣說牧馬

河有二源二白馬山俱爲牧馬河所出是書木馬水合中存孟縣山而遺忻州山則牧馬水源委不明矣

蒲水蒲吾渠蒲澤濟爲一

漢志中山國曲逆縣之蒲水在澠水北常山郡之蒲吾縣

在滹沱水南後漢之蒲吾渠當在蒲吾縣滹沱水北蒲
水與蒲吾渠不相涉滹沱水東逕常山城北又東爲蒲
澤濟亦與蒲吾渠無涉是書乃雜引漢志言或蒲水下
流名蒲澤或因濺水入蒲名蒲吾渠牽合爲一則誤甚
矣又合鹿水鹿泉爲一在滹沱水北鹿泉水注縣曼水

下流爲太白渠斯浚在滹沱水南是書又誤以鹿泉鹿水爲一皆誤甚然其精確不刊

處因戴書原文也自禹貢雖指有恆卽滹衛卽滹沱之
說于是水道提綱一書凡數水相合者但取最遠之一

源爲源不復計水之本源又視諸水之名獨標一目而

主名山川之義乖矣是書獨言恆衛滹沱各自爲水

不得以恆衛隱滹沱滹沱水之名此等卓識豈經生所易

及惜乎書爲妄人增損而其真面目不可得見也滹沱

水在真定城南自唐至今皆然元和志鎮州真定縣滹

沱河南去縣一里堽謂南字絕句源沱河南者在縣之南也去縣一里者北至縣一里也寰宇記改元和志之文曰在縣北一里失吉甫之意矣是書言元史方輿紀要及縣志皆言在縣南吉甫所言當指舊治在今縣東南八里者而言但唐初已移今治何尚據舊說想有所未攷耳堽以此言觀之初以爲已見不誤蓋元和志於水在縣北者往往曰某水北去縣若干里水在縣南者則曰某水南去縣若干里若不將南北等字絕句則方面互易古人著書必不錯誤如是旣反覆思之始歎已說之未的徵引舊文不加修改李吉甫樂史皆有此病故云水北去縣若干里者亦不在縣北水南去縣若

千里者亦有不在縣南然則信爲引舊文而失于修改而非如堯所云云矣以派水爲泚水之譌仁和趙東潛先生亦主是說是書偶未檢說文耳潛邱劄記曰志不詳卽事不該而米鹽詳之則蕪不簡則要不舉而太簡則傷畧文不酌諸古則不雅醜而古則遠於俗而不適於用堯竊謂文之適用不適用非由於古不古也近日河渠水利之書連篇累帙無非吏胥案牘語而水之源委脈絡地之向背高下雖尋繹數四仍不得端緒甚者且至虛字不通其故由欲便俗適用取案牘一切盡載之而不知改削故耳以今日之案牘而不改易雖司馬遷班固復生亦不能成佳志卷帙則古人少而今人多

論事則古人周而今人漏古人明而今人昧漏而又昧亦徒見其文之不古未見其書之適用也春間隨使車歷盱眙鳳陽見人家往往在水中回太平後值江水汎溢安慶太平田廬遭淹沒問其故則由焦山一帶江面狹隘水去不速致然昔嘗與友人論黃河病淮日久治水者每開高堰五壩泄淮水注江如是則不特病淮且病江今之沿江一帶多水實未必非病江之徵如何如何垚頓首

寰宇記雜錄前人成書不加審正往往州縣已移舊治而所載之山水土地名里數方向仍襲舊說粗心人不細加研究遂爲其所誤知其誤者又以其不合

而棄之其實樂史雖學疏多誤而所錄皆六朝初唐人善本信而有徵讀者能思其致誤之由則古書之藉是以傳者固可寶貴矣如媯州懷戎縣本漢潘縣地唐武德四年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改曰媯州今宣化府保安州也故城在州西南長安二年移媯州及懷戎縣理清夷軍則爲漢沮陽縣地今懷來縣矣史於懷戎縣下曰鳴雞山在縣東北七十里本名摩笄山按山在縣東北乃初唐人輿地書據縣理漢潘縣故地而言若據清夷軍言之當言在西北不得在東北也又唐雲州雲中縣本置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之故盛樂城貞觀十四年始移于恆安鎮則爲故平

城縣地而舊雲州城後改置單于大都護府寰宇記
雲州雲中縣下曰君子津冀州圖云雲中郡南有君
子津卽大河之津桐過縣城冀州圖云在郡西五十
里武進故城東百四十里雲中故宮後魏所都築之
在故城東四十里陰山道按冀州圖云雲中周回六
十里北去陰山八十里南去通漢長城百里卽白道
川也南北遠處三百里近處百里東西五百里至良
沃沙土而黑省功多穫每至七月乃熟白道川當原
陽鎮北欲至山上當路有千餘步地土白如石灰色
遙去五百里卽見之卽是陰山路也從此以西及紫
河以東當陰山北者惟此道通方軌自外道皆小而

其次者多此數條當皆列在單于大都護府金河縣下不當列在雲州雲中縣下樂史錄初唐人書不知改正故有此誤然猶幸其能雜錄之也倘不知審正而又若後人之不冝雜錄以自表其審慎則故蹟湮湮後雖善讀書者亦無由攷而知之矣

與徐星伯中書論河南志書

日前奉教攜河南志一冊歸細讀一過欣快無比是志實出元人之手而宮殿坊市則直錄宋敏求之書間加改竄按隋唐東都宮城南爲皇城東爲東城外爲京城包東南兩面周六十九里區置坊市西爲西苑周百二十六里洛水自苑流經皇城東城之南東出郭皇城南

門曰端門跨洛水爲天津橋其街直南出京城定鼎門曰定鼎門街河南府治宣範坊在定鼎門街東當東城之南河南縣治寬政坊在定鼎門街西當皇城之南洛陽縣治毓德坊當東城之東唐末移河南府廨于臨闕坊則在舊治東北然猶在東城東南至金正大初改河南爲中京金昌府但據故東城而畧展其東偏於是府廨始移在東城中而故宮城皇城及京城皆棄爲城外地元因金城而改曰河南府路今是志言隋皇城在府治城西二里惟府治移處故東城中故皇城在府城之西若府仍治洛水之南當曰皇城在西北不得言治西二里又言定鼎門在府城南一十里建春門在府城東

南一十里屢言府城又每言河南府路則爲元人書無疑且言寧風坊安國寺今徙東城承福門內爲祝釐之所內有八思巴帝師殿尤元事之顯然者蓋其時敏求書具在故宮殿坊市盡錄原文而畧加金元事一二條今宋氏長安志雖存而坊市有譌缺河南志久佚獨藉是志而隋唐東都制度猶可攷見其全其當寶貴何如也是志非全本言千金竭事具河南縣中可見原書具載屬縣言荷澤寺詳寺類郭從義安審琦宅詳宅類可見第宅寺觀原書又別載其詳是冊特全書什之一二耳而譌字甚多秋冬當取新舊唐書及諸史細爲校正也

與龔定庵書

定庵先生閣下承詢以所獲銅器文曰武衛和川府第
一按唐以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等六軍爲北
衙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凡十六衛爲南
衙武衛者十六衛之二也新唐書兵志天下十道置府
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
諸衛又云其隸于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
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然則和川府者武衛所
領諸府之一也府屬武衛其地必在京兆界內而新唐
書地理志京兆府有府百三十一但存真化匡道水衛

仲山新城寶泉善信鳳神安業平香太清等十一名而
餘皆逸和川蓋在所逸三百六十府之內足補新志之
闕漏特其地不知所在耳按寧州有和泉府岷州有和
政府不名和川且皆隸州不隸宿衛雅州有和川鎮又
鎮而非府又在外之兵非禁旅也然則和川府必在京
兆界內矣和川府隸武衛將軍則此銅器當是魚符非
鑰也寓中適有事不能卽答今畧疏管見未知有當否
幸教正之

與溫鐵華書

承示所著魏書地形志注於糾錯譌闕之書而欲辯覈
精當可謂爲所難爲諸史地志皆不可無注而宋書州

郡魏書地形兩志則尤不可少注兩志比他史志爲難
注魏志比沈志尤難夫魏收據鄴都一角之山河違洛
陽全盛之土宇致關西郡縣多漏落今則并其所未漏
落者亦缺而不全旣爲作注當采羣書之可據者補之
夫僑置與實土相混有州郡縣皆僑者有州僑而郡縣
實者有州實而郡縣僑者旣爲之注當分別部居詳注
於下而地之可攷者詳注今之所在二者是皆然矣豈
則謂注是書之大要更有三焉一則舊名今縣宜覈實
也地形志於縣所屬郡與漢晉異者第曰漢晉屬某郡
某年改晉與二漢異者則第曰漢屬某郡晉改而中間
移徙之故不明讀其文一似郡屬雖改縣城如故不學

者且舉二漢志所載之山川故蹟一一實之富平白土之遷移橋山黃帝陵之譌謬近者去故土三四百里遠者且千里矣時代益遠名目益淆此不詳攷注更何爲故注是書之法當曰漢縣在今某縣晉縣在今某縣魏縣在今某縣庶幾不相混乎一則州郡所治宜詳攷也續漢書郡國志云凡縣名先書郡所治也諸史皆然而是書獨否有州與郡各治一縣者有郡與縣各治一城者伯起於州郡下每明注所治或於縣下注州郡所治有非第一縣者有卽第一縣者或於州郡下言治某城有易知者有須參攷者有無可攷者又有州郡俱不言所治者此則參攷無從取證更難矣一則宮闕鄉聚鎮

戍之屬宜依劉昭補注郡國志例悉爲補入夫班志之集靈蘭池宮闕也扈谷中水鄉聚也東西南北諸都尉猶魏之鎮戍也魏收書於平城洛陽故宮皆不詳宜據酈道元楊衒之所言補入而細證以後世釋地之書確攷今之所在鄉聚則據紀傳所載與他史之與是書出入者按切當時之縣細爲列入至戰爭之區尤宜詳載魏初削平關隴河西諸國但爲鎮戍不立郡縣後罷鎮復置州郡統攷魏制始以鎮將加都督諸州之名繼以鎮將帶刺史之號後遂以刺史行鎮將之事而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並以貪殘獲罪則刺史鎮將又有一時並置者戍之屬鎮猶縣之屬郡而鎮有

大小之異有小鎮屬大鎮者總之鎮罷而戍不罷內地之鎮改爲州郡而外鎮不改青兗徐豫荆郢所屬之戍南備江左沿邊六鎮北拒蠕蠕而六鎮乃後魏存亡所繫尤不可畧伯起據武定殘局見恆代以北盡爲邱墟舊時鎮戍無有存者遂不著於志用高齊霸府之版籍致元氏治亂之迹不明其失殊非小矣今欲成一家言豈得因陋就簡不爲詳補之耶此三者注是書之大要也魏收書今不全隋志所載甚畧樂史徵引較多而厯雜譌淆非精心決擇不可輕引欲集眾家之長成一良注難矣哉嘉定徐仲圃有南北朝輿地表歛凌次仲則有後魏書注二書堯均未之見承垂詢殷殷故率攄管

見如此

紀思詒事畧

黃梨洲先生言學之盛衰關乎師友。珪年二十餘與里中諸君訂交，最相親愛者爲盛介眉。朝勛所最畏服者，則紀思詒。慶曾，是時孫愈愚，變邀沈金坡，登瀛讀書其家。延震澤金山甫錫桂課其子，而施北研先生國祁以宿儒獎厲後生。金坡治明史，愈愚攻古文詞，介眉旁涉百家言，後專治通鑑。山甫善詩賦，工筆札。思詒則識解絕人，論古今得失，儒術純疵，口若懸河，聞者爲之色駭。珪與諸君數過從，相質證，諸君皆志銳氣盛，絕不料有世故之摧折，人事之變遷也。乃北研先生遽逝，未幾而

詳畧頗未得宜因擬刪併列傳謂議禮諸臣用漢書韋賢傳體盡載入楊廷和傳齊楚浙三黨諸小人用後漢書黨錮傳序體撮其大畧載入東林諸君子傳溫體仁之黨事皆入體仁傳熊文燦之事卽入楊嗣昌傳崔呈秀魏廣微之事卽入魏忠賢傳而刻酷摹寫其上壽頌闕之狀又謂明代氣節與東漢類東漢諸臣章疏史不盡載其事或見本紀或散見他人傳中明史敘直諫諸臣亦當如此土司不必立傳可入地理志治河諸臣事入河渠志邊將無赫赫顯功者事入外國傳如是則篇目省而文體不破碎矣又謂明初政事歸六部其時六部卽宰輔嘉靖後閣臣始以宰相自居史臣以閣臣爲

宰輔表別以六部及都察院爲七卿表不合一代制度
 不若陳東莊合殿閣部院諸大臣作一表爲善史記載
 淮陰侯與陳豨步庭語何等神采贖原文必不如是
 祇是史臣善改飾耳王之案傳直載張差供語不爲改
 潤殊非文辭行遠之道將與元史泰定紀同譏矣王文
 成傳事功與講學雜見一篇之內文終不純當於本傳
 中詳載事功而列其論學之旨於儒林傳序又謂漢書
 不別立紀信傳後代史官標忠義之目而史愈下當取
 忠義傳事多者入列傳餘改爲表列女亦爲表表多而
 傳少斯事備而文可讀古人爲名臣作傳敘大事不惜
 數千言而小事則畧讀霍光傳可見後代史官無識小

事一概采入反將大事刪節字句以爲簡於是間世名臣黯然無色矣于忠肅傳了無可觀當刪去其小事而鋪張其大事堯謂思詒曰宋禮治會通河祇是強用民力當時國勢方盛小民奔走惟命故事易成然自淮以北運河所經之地皆古人膏壤鄆子藉稻匡衡爭田明著古籍自運河成而山泉皆資以濟運小民不得灌溉由是岱南淮北曠土彌望重徵三吳之粟而廢棄淮泗之田譬以一牛易九羊以此爲功吾未之敢許思詒曰陸桴亭先生亦嘗言之謂以民力開河而不興西北水利不可爲智堯與思詒志同意洽聚則窮日夜縱談史傳爲樂思詒興頗豪酒酣以往書卷縱橫歡呼自得其

累亦頗由於酒後自山東歸不復飲矣思詒恥爲求知
干譽之文遇知名士則走避壺嘗與約訪一友思詒曰
學與我台則往不然寧與古人相對壺每譏其隘數與
爭辯然終不改世亦竟無知思詒之人其往山東也妻
子時困乏又喪其次子次子頗明慧思詒託之震澤沈
退甫眉壽退甫慨然任其教養漸有知矣乃竟夭歿思
詒思家而歸行裝用盡冬月衣單嗚呼何其窮也長子
不能讀父書餘二子皆幼遺橐古文數十首日記一冊
山甫先於十四年五月卒壺將之京師聞思詒疾趨視
思詒曰初頗發熱今緩矣孰知壺行而思詒遂不起斯
言竟爲永訣乎舊時過從之侶愈愚與金坡在里中其

傷悼將更何如也

落帆樓文集卷四

落帆樓文集卷五

烏程沈 垚敦三

後集二

都統銜工部右侍郎前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諡文清松筠公事畧

公名松筠字湘浦姓瑪拉特氏先世喀爾沁部人喀爾沁爲元時大臣濟勒瑪之後始遷祖達爾彌岱從

太宗文皇帝平察哈爾布拉尼汗遂爲正藍旗蒙古人曾祖五十九祖舒勒赫父班達爾什皆

誥贈光祿大夫曾祖母蒙古勒氏祖母蒙古勒氏母布勒噶齊氏皆

誥贈一品夫人贈公素好義家惟有香河縣田三百二十畝有友以其父負官項繫刑部獄告贈公贈公取田契盡與之時公生七歲贈公指公謂夫人曰此子若不賢田終當質于人種田不如種德也公由繙譯生員筆帖式補軍機章京歷戶部銀庫員外郎蒙古司員任銀庫自公始時

井
高宗純皇帝乾隆四十五年也四十八年升內閣學士

賞戴花翎補鑲黃旗蒙古副都統明年改正紅旗滿洲副都統以事奉

命往吉林五十年春復

命卽日又奉

命赴庫倫辦俄羅斯市易事務時俄羅斯界上人掠取庫倫商人貨物庫倫辦事大臣勒保檄俄羅斯捕送恰克圖聽治遷延不受命

上飭停市易使公治其事明年擢戶部右侍郎會庫倫巡兵出巡被殺公檄俄羅斯縛送殺兵者斬于界上以徇

上以公不先奏落職以四品頂戴留庫倫辦事初孝賢皇后從

高宗皇帝南巡崩于濟南行宮及梓宮回京

上悲甚皇四子謁見以

上前不敢喪服

上望見大怒以爲不孝切責之 皇四子旋薨未有子

四十五年

上復南巡回鑾至涿州有僧攜男子投訴

上前言是 皇四子遺體以服中生不敢留展轉寄僧舍生十四年矣男子狀貌奇偉願盼非常見軍機大臣福康安和珅皆直斥其名

上見之心動遣中官問 皇四子福晉福晉問管事臣金三合可質言否三合懼及已對曰

上意未可測若直言是遺體自承罪也福晉懼遂不敢質言大臣亦無能辨真譌者公後至奮然曰此僞也

皇孫尊貴必不戀惜小物今乃屢顧所佩扇囊決非是
乃

命大臣訊之遂以民劉六之甥郭二格詐稱 皇孫定
案

上命誅僧戍郭二格于伊犁郭二格之遣戍也沿途官
吏皆謂爲真 皇孫莫測

上旨供張甚厚郭二格指揮徵索所爲多不法至是郡
王福康安由喀什噶爾至京奏言郭二格在戍所稱
皇孫煽惑厄額特恐生他變

上命改戍黑龍江五十二年春郭二格行至庫倫入見
公索器物甚廣公先以沿途不法事具奏矣姑給其欲

翌日又見公公曰汝今無前往郭二格曰

汗瑪法遣我往敢不前行公曰汝今猶稱

皇上爲汗瑪法乎皇孫帝子無如汝不法事

皇上以汝小民無知爲妖僧所煽誘故貸汝生命遣戍
遐方汝不思生全之

恩加意斂束反多肆徵求長惡不改我密奉

諭旨治汝詐稱之罪卽縛出絞殺之事聞舉朝大駭

上益以明決重公五十六年復擢工部右侍郎正白旗

滿洲副都統俄羅斯謝罪

上復許其互市明年公往恰克圖與俄羅斯立約聽命

改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留庫倫凡八年歸授御前

侍衛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五十九年以事奉

命往荊州過衛輝大水環城公卽貸銀買米以賑

上嘉之旋授工部尙書駐藏大臣鑲白旗漢軍都統由
荊州馳驛往既至藏悉奏罷無名賦稅之擾民者并請
撫卹唐古忒百姓

上皆從之時貴幸大臣和珅用事公不爲屈故久在邊
地留藏凡五年嘉慶四年

仁宗睿皇帝親政

特旨召公爲戶部尙書旋授陝甘總督加太子少保時
陝西甘肅湖北四川教匪方熾

上以公立身公正得古大臣體故授斯任公于途中奏

言四川廓爾喀軍需分扣各官養廉州縣無養贍之資必多索于民軍務紛繁撫靖安輯事極緊要若辦公無資何以駕馭百姓臣不敢稍分畛域知而不言

上嘉公忠誠

賜詔褒美是時經畧勒保參贊額勒登保勦川賊參贊明亮勦陝賊張漢潮將軍恆瑞勦甘肅藍白等號賊提督王文雄總兵慶溥往來擊勦平利西鄉賊公則司餉運居中撫馭給明亮諸軍於是年四月至任請卹戰死鄉兵安撫被劫良民團練近賊州縣土著使人自爲戰各保鄉里皆

允行五月白號賊由禮縣西和奔竄藍號賊奔陽平關

欲南入川扼官兵不得入張漢潮奔商洛公曰漢潮東奔扼于河南官兵必仍西竄與白號賊合若西竄則鎮安及洋縣之華陽城固之小河口其走集也于三處屯兵嚴守以逸待勞遣兵東西追擊必可得志於是將由畧陽至漢中而白號賊已從徽縣嘉陵江跣淺渡直東趨棧道署陝西巡撫永保由褒城入棧賊卽南奔公遣兵迎擊于畧陽之何家崖賊乃由東南山路晝夜狂奔直趨南江公遣游擊楊國林等迎擊而身由畧陽赴漢中時

詔問平賊方畧公上疏曰

皇上賞罰嚴明將士用命

恩旨所頒人入感動正氣既充邪氣自退民心既歸天心自格以天時人事推之川陝軍務自當速蒞臣所慮不在賊之未平轉在將平之時與既平之後耳何則今之反者不盡教匪也鹽梟私鑄私硝私磺私鉛之徒乘機起事故日聚而日多此輩卽予以良田亦不能安分躬耕自食其力首惡就擒餘黨星散勢必潛匿林箐竄伏深山大兵一撤又將出而滋事誅之不可勝誅防之不可勝防此可慮在將平之時也從征之川楚鄉勇大抵陽藉官糧以糊口隱攫民財以營私軍務告竣鹽糧亦停此輩放縱已久習于殘忍計無所歸將來必釀隱憂此可慮在既平之後也臣愚以爲皆宜預爲籌畫

以期久安長治臣伏讀

聖訓自古惟聞用兵于敵國不聞用兵于吾民自相攻擊屠戮生靈朕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百姓極困思安久勞思逸諒必一見

恩旨翕然來歸臣捧讀回環謂卽此數語已足感天地之和而消邪沴之氣聞賊中遇見膽黃竟有沈吟歎息言可惜我已成騎虎之勢可見賊亦具有天良非無悔志祇以身降之後無業可歸謀生無計是以未能自決伏思

國家所以嚴禁私鹽私鑄私硝私磺私鉛者爲其有關于鹽法錢法及軍需也然例禁愈嚴偷漏愈廣地方官

吏趨避愈巧具文承應上下相蒙徒以飽關津之需索
遂胥吏之嚇詐於民生有損於國計無益且其勢有必
不可得而禁者天地自然之利斯民共欲之情非威力
所得遏也卽以鹽法而論官鹽之價十倍于私鹽又多
雜以泥沙不如私鹽之潔白完好今使小民舍賤價適
用之鹽而買貴價攙雜之鹽此豈人情所願至于硝磺
銅鉛多產川楚地方取攜甚便今使無衣無食之小民
忍飢忍寒見利不取以士君子之所庶幾者責之趨利
如驚之小民無怪其抗違而不遵也故巡邏愈密私販
者愈接踵向聞達州一帶皆鹽梟出沒之區自夔州以
至宜昌大船連舸乘夏秋水漲放炮開船順流直下關

吏不能訶止石姓以東達於黔楚到處有銅有柴就山鑄錢窮民以此爲生者不可勝數駐藏大臣和寧曾向臣言石姓廳所鑄私錢分兩輕重竟與省局官錢無異福康安查辦私鑄曾將所鑄私錢隨摺呈覽亦與京局官錢無異如是者皆可化私爲官不過禁鑄小錢而已無事矣自乾隆五十九年查拏驅逐失業之徒無所聊賴竄入苗洞鈎結煽惑苗疆由是不靖教匪相因而起至今爲梗究之錢法何嘗得清是禁之無益而有損也明矣其私販硝磺鉛汞拒捕殺人釀爲重案者又比比也臣以爲與其禁之而有名無實曷若弛之而化私爲

公仰懇

皇上因勢權宜明降

恩旨一切有名無實之禁悉與蠲除俟軍務告竣之後再定久遠章程先請將出鹽之所及鹽所經過之關口如夔關鄖陽沙市等處官爲收稅以代鹽課一課之後不問其所之聽民自便則私鹽皆官鹽也有銅有柴之處聽民自行採鑄止令報官查驗每千文納稅幾文則私鑄皆官鑄也硝磺鉛汞窮民手所出之地隨便采取地方官酌量抽分以充營汛之用其餘皆聽售賣則皆官硝官磺官鉛也如此因民所利既無作姦犯科之名而無業之徒藉此以爲餬口贍家之計其狡悍無賴者身有所營則不暇他顧心有所戀則不忍棄捐可潛消

其桀驁不馴之氣川楚鄉勇解散之後不患無以營生
從賊匪黨一聞此

旨必紛紛來投生路既多必無他慮如謂鹽法錢法皆
經國大計不宜輕易更張硝磺爲行兵利器大不宜公
之于民致滋後患臣請得再申其說火器之制始于元
而盛于明當時議者謂東南諸國有磺而無硝西北諸
部有硝而無磺惟中國兼之以制服四夷故邊關之禁
甚嚴然西洋所製鎗礮皆極精巧佛郎機之製卽由彼
處所進使其無藥何需是器西洋與海南諸國皆通貿
易是東南諸國未嘗無硝臣駐庫倫時見俄羅斯均有
硝磺且配製甚佳及哈薩克之藥云皆購于俄羅斯是

西北諸部未嘗無礦至金川臺灣苗疆皆有火器使禁而可止彼何從來若禁而不止又何必禁自明以邊塞無糧行中鹽之法令富商大賈納粟于邊以引償之於是分地行銷之制其後法壞而此制未改是弊政也今河南山西陝西鹽課歸于地丁已知其弊而更之矣然販鹽者什倍取利而令力田務本之農代之輸課稅課之不均莫此為甚川楚地方民力尤形凋敝若令民間自為流通官取其稅以補鹽課之不足毋庸歸入地丁是在官仍無賠墊之虞在民亦無加派之累民力裕而國課充案牘清而刑罰省矣歷代鑄錢各有定式其立法之善者意在便民非以利國今官取其稅又無工

本之費卽以國計而論亦屬無損如蒙

聖主格外施恩一切販私牟利之徒俱不至干犯例禁
藏匿深山密箐之匪徒及隨時散遣之鄉勇均可有路
謀生軍務未平之日易于解散既平之後亦不至自外
于良民於勦撫事宜深有裨益

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秀頑雜出正當疏節闊目治
其大綱使之有所容而不爲害所謂網漏吞舟之魚而
治烝烝日進于古者此也疏入

上以所論迂闊而素知公忠直委任如故六月白號賊
由通江竄廣元藍號賊自階州東北奔渡嘉陵江焚掠
畧陽沔縣境將軍恆瑞由徽縣兩當入棧扼賊東北接

察司廣厚總兵吉蘭泰屯徽縣扼賊西北公以藍號賊將南與白號合檄游擊楊國林駐廣元寧羌界上遏賊衝賊乃東南由寧羌之故家壩踰山竄南江於是藍號白號俱南入川公移書經畧勒保督川北兵進勦恆瑞遣總兵觀祥率兵屯大安驛助楊國林制賊北竄是時張漢潮由商洛西奔洋縣又西竄鳳縣葦子坪逼棧道而漢水南自平利至西鄉東西七百里處處皆賊公曰西鄉邊界延長歧路紛雜鍾家溝堰口峽口貫子山楊柳山諸處皆要隘而王文雄兵少平利境東西長五百八十里雖不能處處屯兵而要地不可不嚴守乃分楊國林兵遣游擊阿克東阿自寧羌馳至西鄉助文雄守

隘而飛檄慶溥及□□□溫成惠扼賊北竄于是慶溥駐營師子壩當平利中道溫成惠由安康馳至平利分遣鄉兵東守朝天坡西扼白沙河秋慶溥率參將李逢春敗賊于金家山王文雄敗賊于皮貨鋪總兵柯藩敗賊于滾子嶺慶溥溫成惠追敗竹山賊于銅錢關竹山平利西鄉諸賊不得北渡漢水時官兵勦賊久未奏功

詔問公諸將優劣公奏曰參贊明亮久歷戎行素稱知兵近勦張逆布置似合機宜所以罔有成效者蓋由年近七旬精力頽敗所致將軍恆瑞前在湖北戰功爲最迨勦藍白兩號賊肅清甘境頗著勞績乃亦年近六旬

精力似不如前將軍慶成中無主見聽人行止署巡撫
永保無謀無勇惟知利已過則歸人不但弗克領兵亦
不能休養百姓若川省之額勒登保不獨轉戰殺賊英
勇超眾且于應支餉銀賞項之外毫無私取其次德楞
泰臨陣殺賊亦稱奮勇俱在

聖明洞鑒之中

上曰所論甚公不虛延訪時張漢潮自陝西東竄明亮
約永保分道夾擊明亮由鄖陽迎賊西上永保遷延鎮
安商州之間日行二三十里賊遂由五郎西竄廢邱關
趨甘肅境矣

上革永保職遣尙書那彥成同公鞫訊永保奏明亮所

上戰功不實

上亦革明亮職

命公治罪會明亮已擊殺張漢潮

上命那彥成代明亮督兵搜捕餘黨額勒登保自川北移公書曰賊被官兵追勦窮蹙勢將望北分竄漢中諸隘口不可忽也公遣將撥鄉兵分防諸隘而前所調之游擊阿克東阿自寧羌馳赴西鄉爲賊所殺

上以公調遣失宜冬革太子少保 御前侍衛職拔去花翎時議以終南山空地給新撫之民墾種建立縣治安設營汛

詔下公議公奏言終南山可耕之地俱已開墾所餘老

林非地土磽确卽厓勢險峻人力難施川楚及河南江
西安徽等處貧民自乾隆初來種山地結草爲棚所種
惟包穀其人轉移無定來去不常故地日闢而不能升
科民日增而不能編籍然地界遼闊五方雜處游手無
賴之徒多溷迹其中欲爲經久之謨誠不可不爲建官
設兵之計至漢水之南平利安康紫陽西鄉各縣及南
鄭洋縣褒城所屬地與湖廣四川連界山勢險惡地更
遼闊亦當一體籌畫陝西巡撫台布請設總兵于五郎
軍機大臣請改漢中副將爲總兵與漢興道同移駐西
鄉

詔亦下公議公奏曰西鄉爲漢中屏障守西鄉卽以守

漢中但建立重鎮必擇居中扼要之地使隨處有警皆可策應方能有益漢中北通褒鳳西達畧陽西南寧羌爲蜀棧咽喉東南洋縣爲駱谷要口古來皆爲重鎮今總兵與漢興道俱駐西鄉滯于偏隅他處有事將有鞭長莫及之勢矣陝西外患豈必專在四川卽以通川要路言之數年來川省教匪有自寧羌入者有自南鄭入者有自褒城入者近又自城固入矣是守西鄉亦未能屏蔽漢中也五郎爲終南山內適中之地然山徑崎嶇土地寒瘠若設立重鎮兵糧必取資外縣輸挽不易臣採訪眾謀揆度全陝形勢竊謂漢中通甘肅四川爲西南門戶商州通河南湖北爲東南門戶兩處皆屬要區

舊制漢中有協商州有營而總兵駐興安今請于漢中

商州各設總兵而西鄉寧羌各設副將為漢中鎮之翼
興安改設副將與潼關協為商州鎮之翼互為聲援於
計為便既而額勒登保痛勦川北賊賊北犯西鄉石泉
等縣又為官兵所扼不得北渡漢水乃遁入川陝界上
之老林復自老林伐木開道出犯南鄭王文雄率兵自
西鄉西上扼漢濱要地遏賊入褒城棧道賊乃分為二
一綴文雄一直西趨沔縣竄畧陽公慮賊繞至嘉陵江
趾淺渡乃檄總兵吉蘭泰由鳳縣間道趨嶽縣扼漁關
臨水拒險與安肅道瑞亨聯絡聲勢檄總兵索費英阿
由褒城大道趨擊時漢水淺涸可涉陝西各路兵皆隨

那彥成搜勦張漢潮餘黨漢中等處兵備單弱公遣漢
興道文需率鄉兵駐長寨以顧南鄭扼賊渡漢而身率
副將韓加業等馳赴畧陽行至沔縣遇別賊沿途焚掠
逼官莊距沔城三十餘里公素謂賊本平民可諭使降
至是被賊逼欲單騎赴賊諭之屬下皆諫不聽部將韓
加業曰公銳欲諭賊賊不從而喪總督大損國威取笑
天下與其喪一總督不若僅喪一副將乃請先公行諭
賊賊殺加業遂西竄沮水鋪走畧陽趨徽縣兩當五年
春正月額勒登保率兵六千自川入陝

上復命那彥成馳赴徽縣徽縣賊乃三路分竄一北竄
秦州一西竄禮縣之長道縣一竄鳳縣逼棧道

上命長麟代公爲陝甘總督而以公爲伊犁將軍又命公暫署湖廣總督夏五月入覲又請弛私鑄私鹽之禁不稱

旨以副都統改伊犁領隊大臣七年春始授伊犁將軍伊犁地肥美饒水泉滿洲駐防八旗兵生齒日繁所得口糧漸不足以贍公謂當廣開屯田通計惠遠城官兵需地八萬畝惠寧城官兵需地四萬畝而伊犁可耕之田甚多乃度地勢于惠遠城東伊犁河北岸引水開渠逶迤數十里又于城西北導泉水爲渠分灌田畝凡兩城有水之地皆開渠溉田分授旗人爲世業又給穀種田器馬牛惠遠城八旗旗牛八十頭惠寧城八旗旗牛

四十頭然旗人素驕逸坐食授田令下恚曰奈何使我
爲傭奴事則殺食所給牛鬻田器弃不耕公反復曉諭
繼以涕泣始稍聽命比公之去凡墾田六萬四千畝伊
犁南北山林木茂密舊時民人入山伐木官不問公慮
爲逃亡藪乃擇老成者立爲商頭使管束其人書其名
于冊冊無名及形迹可疑者不許入山凡伐木百枚官
稅七枚備歲修之用故時伊犁河北距惠遠城二三里
後水屢衝隄去城僅半里公乃創築挑水壩長六十餘
丈下寬七丈上寬四丈由是夏秋間水發不壞隄矣初
新疆進玉頗擾民

上令運送之玉於所在棄置及玉慶爲喀喇沙爾辦事

大臣乃擇其二小者運之然一重七千五百餘斤一重三千七百餘斤公奏請毋運送而

上亦下

詔切責玉慶運玉之役遂罷公遇事敢爲不拘拘于曲節先是寧陝鄉兵蒲大芳以叛亂遣戍塔爾巴哈台其黨王文龍周奉等分戍南路喀什噶爾諸城十三年冬蒲大芳復謀逆公以叛兵宜殺前但遣戍已輕縱乃檄參贊悉捕斬大芳等五十餘人十四年又檄南路參贊調取文龍等赴伊犁種地而遣伊犁領隊大臣色爾觀悉斬文龍等于冰嶺公恐事不密不先奏也事聞

上命革職付刑部治罪公奏上

上乃以公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旋以二品頂戴補陝甘總督行至甘州有兵士訴管兵大員剋扣軍餉公以聞

上卽

命公按治於是布政司蔡廷衡甘州提督百祥皆革職遣戍改兩江總督公素以能任事契于

上是時河水倒灌洪澤湖運道阻梗廷臣皆言漕艘不能如期渡河公入見獨言臣前往能令無誤明年春馳赴任過邳州視微山湖水勢步高郵邵伯隄測水深淺督運清江晝曝烈日夜席地枕一瓜臥神祠旁見水落滯運或風不順輒禱于神卽水漲風轉觀者嗟異于是

全漕皆渡河早于定限數日

上賜詔褒美公以河督吳璥副河督徐端二人辦工游移奏請自往海口相視

上不許公奏言河之受病由治河者將彎取直河本無病而人爲之病蓋河之所行曲則逢彎逼溜水行有力直則水行無力濁流易淤此時祇須順其自然以期逼溜刷沙

上乃遣尙書馬慧裕馳往相視十六年

命改兩廣總督又

命協辦大學士旋召爲內大臣吏部尙書加太子少保至京授鑲紅旗滿洲都統明年充 國史館正總裁專

耆蒙古表傳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十八年授 御前大
臣領侍衛內大臣復出爲伊犁將軍授 東閣大學士
又以平定滑縣賊加太子太保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
玉努斯聽其妻色奇納之言所爲多不法私與霍罕交
通霍罕者安集延西一部落去喀什噶爾二千里玉努
斯自年班入覲歸遣人齎緞匹茶葉賂霍罕伯克愛瑪
爾與通好愛瑪爾遂欲玉努斯尊之爲汗遣人至喀什
噶爾城請于參贊大臣恩長欲自設哈子伯克用霍罕
抽稅之例典安集延貿易事務情詞黠傲公奉

命巡視回疆十九年誅色奇納械送玉努斯于京師霍
罕使謝去新疆經費歲支內地銀一百八十餘萬然平

定已五十餘年巴里坤烏魯木齊早列爲郡縣南路各城回民歲輸貢賦與內地齊民無異伊犁塔爾巴哈台亦分列屯田地利人力今異于昔仍歲資內地轉輸非經久之道

上命公及參贊大臣長齡通計南北諸城出納大數量減內地饋運公計北路塔爾巴哈台歲需內地銀四萬數千兩南路回疆八城歲需內地銀五萬數千兩地方貢賦皆入經費之內無庸議減伊犁地處極邊鄰接外夷歲需內地經費銀六十萬兩可樽節者亦屬無幾惟烏魯木齊爲新疆腹地歲需經費銀一百一十餘萬爲數最多宜加裁減乃請增復屯田廣墾蘆灘荒地開採

銅鉛各礦抽收迪化州土魯番木稅以省內地經費又議綠營糧餉舊皆以銀折米今請倉儲充裕之處改給米銀各半入粟爲監生本古納粟實邊之意請復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例使邊地之人卽于邊地納粟則內地之轉輸可漸減而或行或不行於內地歲輸卒無大減省也

上轉公爲 武英殿大學士

命班次在董誥之前明年秋喀什噶爾回人仔牙敦作亂公卽南由木素爾嶺馳赴回疆仔牙敦旋就獲冬公至喀什噶爾廉得布魯特比圖爾第邁莫特助亂乃奏請照謀叛律斬決梟示後訊仔牙敦知比圖爾第邁莫

特實首謀乃將二人皆凌遲處死

上以公不待報革太子太保下部議議革任

上改爲革職留任二十一年夏

上召公歸前公之在伊犁也築四堡于伊犁河北議移置八旗閒散壯丁未築室而公去及再至伊犁乃築室于前所爲堡中堡置百戶戶蓋屋三楹院牆周四十丈每戶壯丁授田三四十畝莖穀麥蔬果畜雞豚使可供祭祀喪紀婚嫁之用三時務農冬時習弓箭烏鎗計頗深遠然新疆之耗中國在歲資內地饋輸公本意惟在加惠八旗非能統計耕墾所獲漸減內地之饋也習旣難易又無輔志佐治之人公亦素非吏才故功卒不克

成長齡代爲將軍公屬耕墾事長齡曰此事由乃意何
與吾事於是公去而田遂荒矣秋公自伊犁馳赴熱河
八月朝于

行在復太子太保冬兩江總督百齡疾病

命公馳赴江南署其任是時徐海淮揚大水新任總督
孫玉庭巡撫胡克家請給沛縣一月口糧十二月公北
旋行至邳州百姓遮道哀號公以聞于是總督續以邳
州銅山宿遷蕭豐等州縣災傷入告

詔一體撫卹二十三年春至京公素以忠直見重于
上及在朝凡燕游替御之事乘間直言畧無所避會

上將以明年東巡

盛京謁

三陵而是夏久不雨六月公奏請停止謁

陵有

旨軍機大臣會同吏部議罪議上革職

上乃革大學士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等職以二

品頂戴補察哈爾八旗都統仍帶革職留任明年冬

上以公長子熙昌病沒召公補正白旗漢軍都統

賞還頭品頂戴旋授禮部尙書二十四年轉兵部尙書

復爲 御前大臣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旋出爲 盛

京將軍時公屢忤

旨明年夏五月以兵部遺失 行在印降山海關副都

統又革副都統以公中佐領用六月又降驍騎校秋七

月

今上登極冬

特授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旋升左都御史十一月又
出爲熱河都統道光元年夏召補兵部尙書在軍機大
臣上行走以事奉

命往杭州明年春署直隸總督畿輔州縣遇

屬車行幸凡徵發供億例不準給帑者皆分年扣各官
養廉自乾隆四十五年至六十年嘉慶八年至二十三
年

行幸供億當分扣養廉銀者共二百四十一萬三千九
百兩州縣所得養廉不足償分年之扣公乃奏未及分

扣之銀請加

恩免扣夏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公在邊地久熟悉外蕃情勢六月理藩院將奏事公閱其稿謂不合尙書禧恩遂屬公刪改或謂禧恩曰公定稿而彼乃擅易是目無公也禧恩怒言之

上有

旨大學士等議罪議上革職發新疆効力贖罪

上命以六部員外郎候補冬補光祿寺少卿十二月命以二品頂戴補左都御史三年夏以事奉

命往熱河秋

賞還頭品頂戴署正紅旗蒙古都統

上錫宴十五老臣于萬壽山玉瀾堂

詔公與宴出補吉林將軍明年復入爲左都御史正黃旗漢軍都統內大臣五年春以事奉

命往熱河明年夏授禮部尙書以事奉

命往山西八年春署熱河都統秋又署熱河都統明年春以事奉

命往保定夏署直隸總督旋以科布多參贊大臣額勒錦擾累外藩奉

命往科布多按治秋轉兵部尙書烏刺特札薩克公車楞旺楚克多爾濟斂取所屬銀言年班入京時以銀分遺大臣禧恩耆英長齡及三額駙今當徵取屬下以償

諸所爲多不法十年秋

上命公馳往鞫訊公以分遣大臣事不實奏

詔削車楞旺楚克多爾濟公爵明年以前署直隸總督
時事違制部議革職

上命以三品頂戴休致十二年

復命以頭品頂戴署正黃旗漢軍副都統會右翼喀爾
喀茂明安土默特三旗爭界地

上命公馳往履勘山西巡撫徐忻納輿人女爲妾妾與
忻所幸小童姦輿人見而宮之童家言之官忻諷陽曲
縣知縣以童自宮驗報知縣不從布政使葉紹本強之
事爲御史葛天柱所劾

上命公馳往按治公亦以事不實奏明年授工部侍郎
霍罕伯克請于哈薩克稅馬伊犁將軍以聞

上召大學士與公同入對公曰哈薩克游牧在伊犁邊
外歲令輸馬爲租霍罕本安集延一小部長哈薩克非
其所屬豈可令霍罕恃強稅 天朝屬藩之馬故時疆
外事將軍不聽治今霍罕旣陳請當令將軍以已意檄
諭霍罕言爾與哈薩克俱

大皇帝臣僕宜修好卽安集延貿易之人或入居哈薩
克地欲招其來亦當婉言相請不得恃強滋事庶足懾
服其心免生邊患

上納公言十四年春以疾請假

上命以都統銜致仕十五年夏公疾篤時久旱

上步禱黑龍潭得雨公喜甚令左右扶至庭中觀雨入室坐兩足忽麻木越三日卒五月二十二日也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

賜諡文清公忠誠亮直名滿海內然頗行小惠乞人貧兒不惜傾財以與而前署直隸總督時有人告其知縣公卽給告者錢令自往捕知縣人皆譏其失大體屢起屢躓數出按事晚年持正不克如前聞望大損然實心爲

國不憚碎首殞身冀有裨于

君上則公之心固不可于輓近求之也夫人察哈爾氏

長子熙昌官至吏部侍郎皆先公卒次子熙慶

按左翼塔爾喀貝勒沙克都爾札布爲其叔父刺麻濟蘭所殺公奉命馳至朝陽鞠訊擇其族子昌彥巴圖爾爲嗣此事未知究在何年故未敘入姑記于此俟攷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安徽學政鄂木順額公遺事述

珪至當塗學使署與寶應喬君守敬交君先佐前學使鄂木順額公墓時時道公之賢又悲公早逝無子恐懿德美行之不克聞于人也屬珪撰述其遺事珪仰公明德又感喬君謀不朽公之意因爲撰次之俟能文君子

擇焉公姓鈕祜祿氏諱鄂木順額字見吾一字復亭滿洲正藍旗人也始祖某從

太祖高皇帝征伐有功授某官曾祖鼐滿達任某官祖伊都任某官父明安泰江蘇按察使公由貢生授七品筆帖式嘉慶十八年鄉試中式二十五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今上道光二年散館授編修尋升贊善進庶子四年大考山陽汪文端公奇公文列一等第三名滿洲翰林列一等自公始升授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遷詹事府少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

上謁

祖陵

車駕所過

命公與隨 駕諸大臣分視馳道時中官前驅者率踐馳道行諸大臣莫能禁公獨鞭中官使改行左右道中官慙于

上公卽奏曰關外地與關內異先驅蹂踐則路不平正慮驚

乘輿且

御道非

大駕不得行臣不敢不鞭

上是公奏 輦路肅然

上知公可用陝甘湖南學政先後出缺皆

詔公補授公時丁內艱皆力辭

上益重公服闋數月卽補授安徽學政在任授光祿寺卿十一年夏大水江溢安徽沿江諸府州田廬悉湮沒公首出養廉銀督守令勸捐士民皆踊躍當塗縣知縣趙汝和請帑五千兩救民饑巡撫但許給錢二千緡汝和曰下官此請非爲入己計也下官雖無狀斷不忍侵剝饑民如有絲毫入己者身首分離子孫絕滅巡撫大怒竟不許而汝和已被布政司檄將入鄉試聞矣公慮汝和去而來代者處置或不當饑民且生變卽馳書巡撫曰趙令查勘災戶章程畧定民心粗安事急之時不

當改換他人或乖處置夫事必責成于一人斯功罪各有所屬某職司學校豈敢蹈干與之嫌但民命所關不容漠視巡撫得書乃屬布政司改檄他知縣入闕旋勘災至當塗入見公曰汝和所請過多且其言無禮公曰令北人性戇故開罪于公然爲民請命之心殊可原也巡撫曰凶荒賑卹總在士民捐助動請官帑存活幾何公曰官帑不發士民豈肯捐資巡撫曰閣下客官耳乃捐五百金給民獨不爲我地乎沿江災區有重于當塗者焉得人人濟之公正色曰某駐當塗故救當塗之災他處濟否恃有公在非某所敢主也學政無撫民之責故但出已貲給民公以

天子重臣巡撫斯土凶荒水旱例得陳請賑救事權在已膏澤由心豈學政比哉巡撫默然無以應於是巡撫續以當塗災傷入奏捐已貲百金助當塗賑而給汝和錢三千緡是時當塗不得公民幾殆事頗聞

上益重公有

詔留任遷大理寺卿尋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秋補行正科鄉試公又將赴江寧錄遺忽中暑治益劇仍力疾上道到試院卒七月十四日也年四十有一總督陶公澍經紀其喪公器量宏達遇事敢爲不克竟其用士論惜之公自奉儉甚衣服器用雖敝不冑易而樂周人急一武生踰署垣公詰之泣曰生有老母不食三

日矣稔公盛德願活之公諭教官申飭而陰以金給其母性謙沖不伐當塗民蒙全活者具聯額奉公公曰此守令之勞我何功焉卻弗受大學士英和公爲公朝考閱卷師公在翰林非有故不通謁及以事謫戍公送至數十里外英和公歎曰吾自恨不知人平日何曾好待君也掌院玉麟公新入軍機公往謁閣人弗納公叱曰英相國之獲罪皆汝曹爲之奈何猶不知懼翌日玉麟公往謝焉故相松筠公欲引公爲同志會居母喪乃入弔公謝曰某平日未嘗修謁蒙公賜唁竊所未安松筠公曰我所以重君者正以不輕謁人耳君光明挺直上行將大用後事君好爲之公知星術自言當死于外

及疾呼妻女與訣而行夫人哈達那拉氏先公十餘年卒繼娶瓜爾佳氏一子早殤遂無子女二皆未字公待喬君厚喬君彊記過人遺事皆君所記錄可謂不負公者矣烏程沈垚謹述

落帆樓文集卷五